

【理论探讨】

《辅行诀·汤液经法图》述义^{*}

梁永林,刘 稼,李应存
(甘肃中医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通过对敦煌遗书《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中体用味补泻、合化味、不合化味的以味成方法则及阳进为补、阴退为泻理论的系统研究,认为深入研究以味成方法则对于真正正确理解和解释经方组方之原义,对于我们研究《伤寒杂病论》、研究方剂学的源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辅行诀;汤液经法图;体用味

中图分类号:R2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250(2011)04-0349-02

19 世纪末,沉睡在敦煌千年之久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由藏经洞破封而出。敦煌遗书《辅行诀》保留了数十首隋唐以前的方剂,其中以药物之味的五行属性进行方剂配伍的方法更是已经失传千年。此文的《辅行诀·汤液经法图》蕴含了《辅行诀》五脏病证方组方的核心配伍规律,惜《辅行诀·汤液经法图》未作诠释,今不揣浅陋,将研究心得作一陈述。

1 五行每一行体用味以名体用补泻

图 1 显示,内圈从木开始,顺时针依次列有酸、辛、苦、咸、辛甘、咸酸、甘苦,其意表示每一行都有体用味。木行体味酸用味辛,火行体味苦用味咸,土行体味辛用味甘,金行体味咸用味酸,水行体味甘用味苦。所谓用者,即本位之气势也,顺其性为补;体者,体位之实质也,逆其性为泻。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补”、“泻”不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之义。李中梓^[1]《苦欲补泻论》指出:“夫五脏之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义也,不明乎此不足以言医……夫五藏者,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藏所恶,即名为泻;本藏所喜,即名为补。”此处“补”与“泻”立足于本脏的生理特性基础。以肝为例,肝木性喜条达而恶抑郁,散之则条达,辛能散,故食辛以散之,遂其性则补,反其性则泻。同时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辅行诀》的记载及运用取象比类的方法,在这里将五味的五行归属依次为辛属木,咸属火,甘属土,酸属金,苦属水^[2]。

见《辅行诀》的五脏补泻法则:肝:德在散,以辛补之,酸泻之(肝属木,辛散为用为补,酸收为体为泻);心:德在炎,以咸补之,苦泻之(心属火,咸炎为用为补,苦坚为体为泻);脾:德在缓,以甘补之,辛泻之(脾属土,甘缓为用为补,辛散为体为泻);肺:德在收,以酸补之,咸泻之(肺属金,酸收为用为补,咸栗为体为泻);肾:德在坚,以苦补之,甘泻之(肾属水,苦坚为用为补,甘缓为体为泻)。

可见,对五脏补泻法则的建立是以体用味为基础的,这为之后以味成方法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 五行每一行体用味合化变味,变味为其所胜之味

图 1 显示,最外层从木开始,顺时针依次列有化甘、化酸、化苦、化辛、化咸。其意表示辛酸化甘,咸苦化酸,辛甘化苦,咸酸化辛,苦甘化咸。

张大昌^[3]说:“辛酸化甘令气平,治咳及攻逆也,如甘草五味细辛汤、桂苓五味甘草汤。苦咸化酸令气降,治心气不足也,如泻心汤。辛甘化苦令气宁,治心悸不安也,如桂枝甘草汤。酸咸化辛令气通,治癰闭不通也,如硝石矾石散。甘苦化咸令气柔,治燥急也,如甘麦大枣汤、炙甘草汤。以上五合化之剂,所治攻逆、不足、动悸、癰闭、燥急五症。”在《辅行诀》中记载的五脏化味法则:“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气上逆,急食辛以散之……肾:苦燥,急食咸以润之。”又《素问·宝命全形论》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可见,这五行中每一行体用味所合化的变味,即化其所胜之味的作用,既可防本脏脏气太过为病,以致于进一步向其所胜脏传变,又能发挥克制、抑制所胜脏脏气太过的功能。

3 五行傍行两味不合化,产生除的功效

图 1 显示,最外层顶角从木开始,顺时针依次列有除烦、除痞、除滞、除燥、除逆。其意表示苦酸除烦,辛苦除痞,咸辛除滞,甘咸除燥,酸甘除逆^[4]。

张大昌说:“辛咸不合化可除积滞,如大黄附子汤。辛苦不合化可除虚痞,如诸泻心汤。酸苦不合化可定烦乱,如瓜蒂散、栀子豉汤类。甘酸不合化可益阴气,如白虎汤、建中汤、地黄汤等。甘咸不合化可止失血,如胶艾汤、调胃承气汤类。以上不合化五剂所治积滞、痞、烦乱、阴虚、失血五症。”

又见《辅行诀》救诸病误治有泻方 5 首:救误大泻肝汤:苦酸除烦……救误大泻心汤:苦辛除痞……救误大泻脾汤:辛咸除滞……救误大泻肺汤:咸甘除燥……救误大泻肾汤:甘酸除逆。

在汉代及其以前,以味成方法则在《黄帝内

^{*}基金项目:甘肃省教育厅第二批科研项目(0906B-06)

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著作中都有论述。而作为西汉时期众多“经方”著作中的代表,中医方剂的源头——《汤液经法》则是最能淋漓尽致揭示这一组方法则的代表著作。《汤液经法》的核心法则,记载于陶弘景所辑的《辅行诀》中的《汤液经法图》,揭开了质朴古拙经方的神秘面纱,使今日的学者得窥其秘奥。

4 关于“其数七,火数也;其数六,水数也”

其数“七”、“六”符合河图数“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汉·杨雄《太玄·玄数》:“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二、七为火;一、六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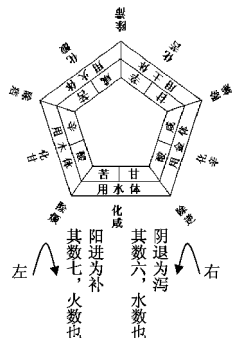


图1 汤液经法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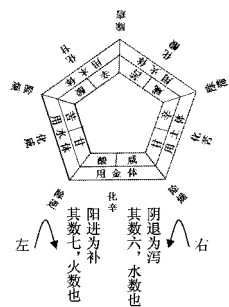


图2 汤液经法图(左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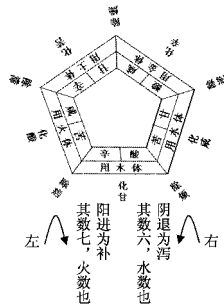


图3 汤液经法图(右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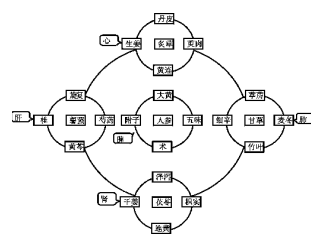


图4 诸药之精五行互藏示意图

图2显示,如《辅行诀》的小补五脏方之小补肝汤:桂枝、干姜、五味子、薯蓣。补肝以辛补之,用桂枝、干姜味辛以补之,桂枝为木之辛,干姜为水之辛,水能生木,因“虚则补其母”,即肝木虚在补其自身的同时,补其母行肾水也(图2),汤液经法图(左旋)。左旋为补,以助子用,其他位通同此。

如《辅行诀》的小泻五脏方之小泻肝汤:芍药、枳实、生姜。泻肝以酸泻之,用芍药、枳实味酸以泻之,芍药为木之酸,枳实为水之酸,水能生木,即泻肝木在用其自身酸金的同时,补其母肾金也(图2)。汤液经法图(左旋),左旋为补,以助子用。其他位通同此。

如《辅行诀》的大补五脏方之大补肝汤:桂枝、干姜、五味子、薯蓣、旋覆花、丹皮、竹叶。此汤是小补肝汤之变局,加入补心的旋复花、丹皮、竹叶。因“母能令子虚”,肝木虚极必累及所生之心火,先为之筹,以防未萌,子盛无索于母,肝脏庶得安养,此一举两全之谋也(图2)。汤液经法图(左旋),左旋为补,以助子用,其数七,其他位通同此。

如《辅行诀》的小泻五脏方之小泻肝汤:芍药、枳实、生姜。生姜为火之辛木,心火为肝木之子,即泻心火之辛木为实则泻其子也(图3)。汤液经法图(右旋),右旋为泻,以泻肝木之子心火之辛木,其他位通同此。

如《辅行诀》的大泻五脏方之大泻肝汤:芍药、枳实、生姜、甘草、黄芩、大黄。此汤是小泻肝汤之变局,加入小泻心的黄芩、大黄及小泻肾汤的黄芩、甘草。木能生火,因“实则泻其子”,即木实在泻其自身的同时,泻其子行心火也。又因“子能令母实”,

水;五、五为土。”这里指《辅行诀》中五脏病证大补泻汤诸方用药中大泻汤药味数是水数即6味,大补汤药味数是火数即7味。这种药味的数量规定或许是对“阴退为泻,其数六,水数也;阳进为补,其数七,火数也”的直观体现,但也从一个角度体现了阴阳学说在当时组方行为中的深刻影响。

5 关于“阳进为补,左旋;阴退为泻,右旋”

图4显示,其“阳进,左旋,为补”,“阴退,右旋,为泻”符合《难经·六十九难》:“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难经·七十五难》:“子能令母实,母能令子虚”。在《辅行诀》五脏病证大小补泻诸方中有所体现。

肝木实极必累及生我之肾水,亦先为之筹,以防未萌(图3)。汤液经法图(右旋),右旋为泻,以泻肝木子心火,同时因“子能令母实”,右旋以泻肝木母肾水,其数六,其他位通同此。

在历史上,由于《汤液经法图》的失传,以及《汤液经法》中独特的按五行五味对药物分类方法的失传,因而《汤液经法》中所记载的以味成方的法则并未真正流传下来。因此,以味成方的组方原则在整个方剂学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发挥出其应有的实际价值。《辅行诀》:“陶隐居曰:‘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谙于此,医道毕矣。’”今对其“尽要之妙”进行研究,此图所蕴含的规律可谓豁然开朗。通过研究此图可知,只要掌握“诸药之精”五行属性归属,就可运用此规律开出五脏病证方了。因此,深入研究以味成方法则,对于真正正确理解和解释经方组方之原义,对于我们研究《伤寒杂病论》,研究方剂学的源流和发展,对于方剂学理论在新的高度上更进一步发展与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李中梓. 医宗必读[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15.
- [2] 梁永林, 李生财, 贾育新. 《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五味的五行归属辨析[J]. 中医药学刊 2002 20(4):491-492.
- [3] 张大昌. 张大昌医论医案集[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8. 19.
- [4] 衣之镖, 衣玉品, 赵怀舟.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 62-64.

收稿日期:2010-11-09

作者简介:梁永林(1975-),男,甘肃会宁人,副教授,在读硕士,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与研究,E-mail:zjlyl@gszy.edu.cn.